

丁力 著  
作家出版社

# 深圳 故事

深圳四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缩影

特区腾飞

承载亲历者命运



# 深圳故事

丁力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深圳故事 / 丁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212-0048-5

I. ①深…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0468 号

## 深圳故事

---

作 者: 丁 力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48-5

定 价: 3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南橘北枳 ..... | 001 |
| 第二章 | 登台谢幕 ..... | 051 |
| 第三章 | 深圳野史 ..... | 092 |
| 第四章 | 天花板 .....  | 138 |
| 第五章 | 城中村 .....  | 163 |

## 第一章

### 南橘北枳

#### 一

凌晨一点，倪和平给王思蜀打电话，说欧阳健要自杀。

王思蜀吓得从床上坐起来。问：怎么回事？

倪和平没力气解释，让她明天来深圳，来了再说。

王思蜀嘴里嘟噜：“这个项茹梅，作鬼！”

#### 二

欧阳健是倪和平的初恋。

两人是重庆二中同学。二中是“贵族中学”，学生有两类，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另一类是倪和平那样家庭有背景的。他俩不是一类。1966年毕业，赶上“文革”，不高考了，大串联，把他们“串”在一起。

串联队伍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俩是骨干。两人都识谱。但倪和平只识简谱，欧阳健则习惯用五线谱作曲，之后再翻译成简谱跟倪和平讨论。倪和平不得不刮目相看，身上的傲气减退一半。“长征”途中，二人经常于煤油灯下讨论曲谱，挨得近，彼此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体温。

前几年“文革”歌曲回潮，倪和平给欧阳健打电话，说你听见了吧，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

“那又怎么样？”欧阳健问。

“打官司呀，”倪和平说，“要版税呀。”

欧阳健“喊”了一声。

串联的高潮是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疯狂之后回到重庆，发现天翻地覆，倪和平的父亲已被揪斗。胸前挂个大牌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名字还打了红叉叉，像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

倪和平顿时失去了所有光环，缩在家里不出来。欧阳健也不用自己写曲了。街上冒出许多革命歌曲，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改动一下歌词，当新歌唱，有的是新写的，但具体谁写的不明确，一律是“集体作曲”。他也不拉小提琴了。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重，声音小，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欧阳健改唱歌，居然唱出了名气。保留节目是《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把听众带到离太阳很近的地方。

项茹梅是欧阳健的忠实“粉丝”。她低两届，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

出身也不一样。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居住的大多是挑夫和纤夫。坡坡屋顾名思义，沿山坡搭建，地斜，屋顶也斜，随时要倒的样子。离码头不远，因此这里的孩子读书少，见识却不少。到项茹梅这一代，也能上学了，项茹梅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他们不拖鼻涕，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哪像项茹梅，穿哥哥剩下的元宝口胶鞋，不好看，还经常灌水。

“文革”前夕，项茹梅得益于“就近入学”的新政策，也升入二中。但他们一看就与老二中的学生不同。幸好“文革”爆发，抹平了二者的界限。老生成立战斗队，新生不甘落后，也成立战斗队，并且新生来自五湖四海，更有战斗力，成为急先锋。

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赞歌》声中冷静下来的。她发现世界上还有比“造反”更美好的东西。比如《赞歌》，比如欧阳健。她感觉欧阳健跟他哥哥不一样，跟坡坡屋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

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第一批上山下乡轮不到项茹梅，但她看到光荣榜中有

“欧阳健”，也去报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

那天项茹梅早早上车。她不像别的同学跟父母依依不舍，她只想跟欧阳健在一起。

项茹梅坐到最后一排。她想象高大的欧阳健应该坐在这一排。她知道欧阳健不认识她，但只要坐到一起，总有机会说话。伟大领袖好呀，项茹梅想，要是没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她不可能跟欧阳健坐到一起。

大部分同学上车了，欧阳健还没露面。难道他不上这辆车？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了？不会呀，名单上写得清清楚楚，还能错？万一呢？万一欧阳健真的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去了，我是不是也不去了？不去行吗？

欧阳健终于出现。

欧阳健是名人，谁都认识，一路过来不断跟人打招呼。

车上只剩下最后一排两个空位，正好在项茹梅两边。

欧阳健上车。一面跟大家打招呼，一面往后看，往项茹梅这里看。看得项茹梅顿时感觉心脏扑通扑通跳。

欧阳健开始往里面移动。手里有一个包和一个黑色的匣子，其他行李肯定放到车顶上。项茹梅知道那匣子里面是小提琴。欧阳健就这样一手提着包一手举着小提琴往里面移动，只要再走几步就到达最后一排了，只要到达最后一排，欧阳健就会在项茹梅旁边坐下，他们彼此打招呼，就算正式认识了。

“欧阳，这里。”

突然，一个声音划破了车厢。欧阳健回头，向车厢前面走去。

项茹梅这才发现，坐在第一排的那个披着军大衣的人已经回过头来，举一张灿烂的笑脸迎着欧阳健。这是一张女人的脸，刚才项茹梅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个女的旁边还有一个空座，空座上放着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现在，她把箱子搬起来，原来是一个手风琴。她把手风琴抱在自己腿上，将空位腾给欧阳健。不用问，她是有意给欧阳健占位的。

狐狸精！

项茹梅心里狠狠骂了一句。

车队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启动。项茹梅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小梅子，小梅子！”她没回答，也没抬头。项茹梅不喜欢父母当这么多同学的面喊她的小名。幸亏这一车子的同学都比她高两届，没人认识她，也没有人知道车下老两口是喊她的。

在此后的行程中，欧阳健后脑勺总是在她面前晃。尤其可恨的是那狐狸精，跟欧阳健贴得那么近，两人一直在悄悄说什么。能说什么好话？

车子终于停下。全体下车，先上厕所，然后听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说这里是前进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就在这里插队，其余的人继续往前。念到名字的人留下，其他人回车上。

名字念完了。有项茹梅，但没有欧阳健。欧阳健跟留下的同学打招呼，还跟几个同学握手拍肩膀。

大家争先恐后欢喜若狂的样子给领队一个假象，以为点到名的肯定留下了，谁也没有注意到项茹梅被念到名却回到车上。

汽车又在土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彻底停下来，因为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这里就是离重庆最远的公社，居然起了一个革命圣地的名字，叫“延安人民公社”。

吃过饭又开始念名单。二十多人分配在三个生产大队。名单念完了，没有项茹梅。

项茹梅往欧阳健那一组挤，很快就被清理出来。

项茹梅所能做的就是争取留在“延安人民公社”，和欧阳健在一个公社。她对领队说：自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里比前进公社离重庆更远，更艰苦，她坚决要求留下。

她留了下来，被分配到最远的下坳大队。

延安公社共有三个大队，南坳、北坳和下坳。三个大队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围着大山。大山是一条长长的山脉。山脉从西面连绵过来，尾巴末梢是下坳，再往东就是湖北了。

一转眼，下乡三个月了。项茹梅不娇生惯养，翻茶叶地也没觉得多么吃力。月底评工分，其他女知青六分，她年龄最小，却评了八分。

主要是劳动态度好。项茹梅干活从来不叫苦，三个月里她一次都没有请假。生产队没有星期天，谁有事跟队长打个招呼，不记工分就行了。其他知青一到星期天就请假，项茹梅没有，老乡们认为她劳动态度最好，最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其实，项茹梅根本没地方去。其他知青都有同学在南坳或北坳，项茹梅比他们低两届，一个熟人没有，不如出工挣工分。工分虽不值钱，但好过没有。项茹梅是坡坡屋出来的，晓得钱金贵。

项茹梅也想去北坳，却找不到理由。如果欧阳健在南坳，在公社的所在地，项茹梅就有理由去了。

星期天，又有两个知青请假。项茹梅问他们去哪里，如果他们去北坳，项茹梅就假装好奇跟他们一起去，但他们说去公社，还问项茹梅去不去。项茹梅摇头，说不去。

当天晚上项茹梅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回来说，在公社碰到了欧阳健。

项茹梅星期天也开始请假，理由是去公社。也确实是去公社，目的只有她自己知道。但一连几次，去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回来却发现这二十里地特别长。

终于有一天，项茹梅在南坳见到了欧阳健！

她不敢认，欧阳健比以前黑多了。擦肩而过之后，项茹梅转身盯着欧阳健后脑勺。欧阳健的后脑勺变化不大，还基本保持来的时候在长途车上的样子。项茹梅确认后，激动地一喊：“欧阳健！”

因为很激动，所以声音比较大，欧阳健几乎被吓了一跳，回头问：“你是……”

“我也是二中的，”项茹梅说，“初中部的项茹梅。和你坐一个车来的。”

“哦，对了，项茹梅，你在下坳，名字听说过，人没有对上号。”

“你听说过我？”

“是啊，”欧阳健说，“上个月也是在这里，碰到你们下坳的几个同

学，他们说下坳一共七个人，说了六个我都认识，就‘项茹梅’不认识，原来是你呀。”

“那是你架子大，我在学校就认识你了。”

“是吗？”

“是啊。我最喜欢听你唱的《赞歌》。我还知道你会拉小提琴。”

“你也喜欢文艺？”欧阳健问。

项茹梅不置可否，打岔问：“你是怎么来的？”

“坐 11 路呀。”

“11 路？”

“就是走路啊。”欧阳健说着，还抬抬腿，做了一个步行的样子，然后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队正好有拖拉机来。”项茹梅说，“要不然你跟我们拖拉机回去，去我们那里玩玩呗。”

欧阳健没有立刻答复，他看看自己身边的一位，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项茹梅这才注意到，欧阳健旁边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狐狸精”。尽管此时项茹梅恨不能给她一脚，但还是假装热情地上去挽住倪和平的手，说：“去吧，去玩玩吧。反正坐拖拉机。”仿佛她跟倪和平早就是老朋友。

在下坳，欧阳健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几个知青像过年。无奈这地方太偏僻，消费水平极低，平常村里面的小卖部的主要作用是老乡用鸡蛋换盐，连吃点酱油都是奢侈，哪里有什么好招待的？项茹梅找出一块腊肉，瘦肉部分早吃完，剩下连着猪奶子的肚皮，想甩掉又舍不得，一直放着，都放成古铜色，没想到当天成了主菜。

项茹梅心疼欧阳健，就像母亲心疼她父亲，他们家穷，但是再穷，父亲放木排回来，母亲就是借也能借两个鸡蛋回来，给父亲弄二两酒两个菜。当初母亲专门给父亲炒鸡蛋的时候，项茹梅还有情绪，现在突然理解了。好在项茹梅平常节省，身上有一些钱，早早从小卖部花七毛三分钱打了一斤红薯干酒，又拿自己积攒的肥皂找老乡换了 10 个鸡蛋。

那是他们下乡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一斤白酒和半刀腊肉整得下坳满村飘香，连狗都围来凑热闹。

欧阳健向大家透露，公社准备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啦。大家欢呼雀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经常聚在一起。

大家又说到重庆名吃。欧阳健说自己最喜欢吃二娃子扒肥肠，听得大家满嘴生津。

#### 四

项茹梅开始学音乐。天天听无线电，专门挑音乐节目听，一边听一边跟着唱。特别是钢琴伴唱《红灯记》，收音机里面天天播，项茹梅天天听，到最后，不但李铁梅的唱腔项茹梅能模仿，连李玉和和李奶奶的唱段她也记住了。

项茹梅还从公社图书站买来《怎样识简谱》和《乐理知识》。她在二中上过音乐课，有点基础，哆来咪连起来从头唱到尾没问题，但从中间任意挑出两个就唱不准了。项茹梅坚持每天练一个音符，第一天练“哆”，哆来来哆，哆咪咪哆，哆发发哆，哆嗦嗦哆，哆啦啦哆，哆西西哆。第二天练来，第三天练咪，第四天……多练几遍，终于把七个音符全部掌握了。

公社宣传队的队员要各大队推荐，下山坳大队推荐名额两个，一男一女。贫下中农把推荐宣传队员当作评好人好事，所以推荐了项茹梅。

头一天全部集中在礼堂开会。公社革委会主任作报告，把延安人民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与世界革命挂上钩。

下午自由讨论。其实是自由活动，但活动的地点只限制在大礼堂内。

倪和平拿出手风琴，提议欧阳健唱一个。大家都说“唱一个”。欧阳健说好吧，那就唱一个。

“唱什么呢？”他问倪和平，也像是问大家。

倪和平被问住了，她也拿不准唱什么。

“唱《红灯记》吧。”项茹梅说。

欧阳健说好，就唱《红灯记》。倪和平用手风琴起一个头，欧阳健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大家热烈鼓掌。喊再来一个。

欧阳健好像又不知道唱什么了，见项茹梅喊得最欢，说：你也唱一段？

大家没起哄，不忍心拿老实人开心。没想到项茹梅说：“那我就唱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然后又对倪和平说：“降调，F调太高了，唱D调吧。”

倪和平愣了一下，她没有想到丑小鸭居然懂这个。

项茹梅嗓子虽然一般，但因为专门练过，所以旋律和节奏相当到位，唱完之后，居然也获得了大家鼓掌。特别是欧阳健的掌声，项茹梅听得非常清楚，声声拍打在她胸口上。

“呵哟，不错呀！”随着声音，进来几个人。是上午作报告的领导。

“继续练，继续练。”领导说。

大家静静地立在那里，连倪和平也知趣地把手风琴扣上，等待领导训话。

他们相信，既然领导来了，就肯定要训话。

果然，领导不负众望，清了清嗓子，宣布：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由牛德望同志担任公社宣传队长兼党小组长，项茹梅同志担任宣传队副队长。说完，自己带头鼓掌。

既然领导带头鼓掌，其他人也只好跟着鼓掌。边鼓掌边纳闷，牛德望是谁？项茹梅怎么当起了副队长？怎么不是欧阳健或倪和平？

领导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牛德望同志刚刚从大学校退伍，政治上可靠。项茹梅是工人阶级后代，到广阔天地后，迅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经常主动地给贫下中农唱革命样板戏。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延安公社宣传队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后代。”

项茹梅自己也很意外，并且她发现当上副队长后，与其他知青反而疏远起来。有知青当面说：“你们讲话注意呀，要不然有人向领导汇报不得了。”项茹梅想解释，又不知道怎样解释。她主动找到牛德望，

推荐欧阳健和倪和平当副队长，说他们以前在重庆就是学校宣传队的。

牛德望说不行，公社宣传队不能掌握在资产阶级和走资派子女手里。

话虽然这么说，但牛德望在业务上还是主动向欧阳健讨教。比如马上排练什么节目，他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只好把欧阳健倪和平叫到一起商量。倪和平一句话不说，牛德望拿眼睛看着欧阳健，项茹梅也看着他。欧阳健说：“可以先排一场《沙家浜》，只排一场，等这场排好了，先演着，再往下排。”

牛德望问：“先排哪一场？”

“排《坚持芦荡》，”欧阳健说，“这场戏我们在学校排过，而且我们有这么多小伙子，全部可以上场。”

牛德望说好，这场戏好，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郭建光，歌颂人民子弟兵。

“那女同志怎么办？”项茹梅问。

“对呀，”牛德望说，“这场戏我在部队看过，一个女同志没有，全是男的。”

欧阳健看看倪和平，倪和平很不情愿地矜持了一下，说：“那就加一个舞蹈，《金达莱花献给毛主席》，女同志全上。”

牛德望总算有了着落，很高兴，带着项茹梅一起向领导汇报。

领导听了也很满意，当即表扬了他们。

项茹梅说，这些其实都是欧阳健和倪和平的功劳。

“他们两个情况我知道，”领导说，“属于能够改造的子女，你们要多帮助他们，影响他们，不要被他们影响。”

按公社领导的指示，宣传队开展“一帮一”活动。牛德望对口帮助倪和平，项茹梅对口帮助欧阳健。牛德望热情很高，倪和平却不冷不热，似看不起他。牛德望很伤自尊，决定杀一杀倪和平身上的傲气。可惜还没来得及下手，倪和平的父亲就“平反”了，被结合进重庆市革委会，她很快被部队文工团特招走了。

牛德望后悔当初没有选择跟项茹梅“一对红”。他发觉倪和平虽然比项茹梅漂亮，但太娇气，又傲气，不如项茹梅实惠。牛德望找项茹

梅谈话，要项茹梅积极向组织靠拢。

牛德望说：“关键是要从思想上入党，首先要牢固树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

项茹梅点头。

牛德望进一步说：“你看王思蜀，也是你们重庆知青，嫁给了谢守宪，扎根农村，组织上马上就吸收她了。”

项茹梅再次点头。她认识王思蜀，也是他们二中的，跟欧阳健倪和平同届，但她不像倪和平那么傲气，很谦和，像个大姐姐，嫁给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儿子谢守宪之后，被树为典型，入党，并且当了知青办主任。

牛德望说：“其实你也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向组织上表明自己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

这次项茹梅没点头，她在思考怎样跟欧阳健挑明这件事情，等挑明了，她才可以跟组织上汇报自己扎根了。

牛德望说：“不急，你考虑两天再答复我。”

考虑两天，项茹梅对欧阳健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了。”

“是吗，谈什么？”

项茹梅说：“谈我入党的事情。”

“好事呀。”

“他们要我向王思蜀学习，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欧阳健嘴巴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

“要扎根就要结婚，要结婚我就跟你结婚。”项茹梅一口气说完，怕说慢了就说不完。

说完之后，项茹梅尽可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也不看欧阳健，显得胸有成竹，比牛德望对她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把握。

“我现在不想结婚。”

“那就再等等，等到你想结婚的时候我们再结婚。”

欧阳健张口结舌。

项茹梅向牛德望汇报：“我已经跟欧阳健说了。”

“说什么了？”牛德望问。

“说跟他结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事呀。”

同样的话，项茹梅跟欧阳健说的时侯耳朵都烫了，跟牛德望说的时侯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看来组织的力量确实伟大，牛德望就是代表组织的。

“你跟他说干什么呀？”牛德望问。

“不跟他说跟谁呀？”项茹梅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必须征得他的同意呀。”

“他怎么说？”

“他觉悟低，说现在还不想结婚。没办法，我只好再等一段时间，请组织上继续考验我。”

## 五

大学来招生。不考试，靠贫下中农推荐。

项茹梅被推荐上了。但她并不高兴，因为欧阳健没推荐上来。

全公社只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给重庆知青，另一个给本地知青。本地知青也是推荐的，推荐到公社集中。牛德望是初中生，也算回乡知识青年，还是退伍军人和党员，是公社二把手的亲外甥。总之，这个名额属于牛德望。

有传闻，说项茹梅顺利通过“集中”这一关是牛德望帮的忙。这话真假无法考证，但牛德望喜欢项茹梅有目共睹。在牛德望看来，既然全公社就是他和项茹梅两个人去上大学，那么项茹梅肯定就是他的了，尽管他知道项茹梅跟欧阳健是“一对红”，但只要项茹梅跟他一起走了，离开了欧阳健，项茹梅属于他是早晚的事。

但是，项茹梅却跟公社知青办主任说她不去。

幸好知青办主任是王思蜀。

“你脑壳有毛病了？”王思蜀先是把她一顿臭骂，然后把门关上，问她为什么。

“欧阳健不去，我就不去。”项茹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不红，

真的豁出去了。

情况比想象的好。王思蜀以为是牛德望要求项茹梅必须先答应嫁给他然后才能去上大学呢。

“你是不是怕自己上了大学以后会变心呀？怕自己会另攀高枝呀？怕自己会甩掉欧阳健呀？”王思蜀故意正话反说。

“瞎说啥子嘛？”项茹梅说，“我哪个是这种人？”

“那你怕什么呀？”王思蜀说，“反正你们这批人是社来社去，过几年还要回来。你是不是急着要生娃呀？”

“哎呀，你说什么呀？！”项茹梅这下脸红了。她对王思蜀说了心里话，她怕欧阳健变心，因为倪和平还经常跟欧阳健通信。

倪和平跟欧阳健通信王思蜀知道，倪和平喜欢欧阳健王思蜀也知道，但并没有项茹梅想象的那样严重，欧阳健比较清高，不想被别人说他想高攀，所以对倪和平并不积极。

王思蜀把这情况说了，项茹梅却问：“我去上大学，欧阳健会不会也跟我疏远呀？”

“不会的。”王思蜀说。说得非常有把握，仿佛她自己就是欧阳健。

“你怎么敢肯定？”项茹梅问，“如果我上大学去了，欧阳健为什么就不会认为他跟一个大学生谈恋爱更是一种高攀呢？”

王思蜀这下没有话说了。她想了一想，解铃还需系铃人，一方面先稳住项茹梅，一方面要广播站通知北坳的欧阳健马上到公社知青办来。

彼时公社与大队虽然已经通电话，却是那种手摇的人工转接电话，需要足够的耐心才能接通，接通之后，十有八九那边没人接听，碰巧有人接听，这边扯了脖子喊上半天，对方仍然把“晚上看戏”听成“书记放屁”。所以，遇上急事，还是动用广播喇叭保险。

广播站通知欧阳健马上赶到公社知青办的消息立刻在知识青年当中引起热议。这个说：可能是欧阳健的父亲也平反了，他也被特招了。

那个说：不可能，他爸爸是剧团拉琴的，平反了也不能一步登天。这个又说：那就是他们家犯事了，公社要对他管制。

那个又说：更不可能。如果犯事，公社民兵马上直接下来抓人，

用广播喇叭通知，跑了怎么办？

其他知青议论的时候，欧阳健正在做项茹梅思想工作。之前，王思蜀已经做了他的思想工作，所以此时欧阳健做项茹梅的工作很对路。

欧阳健说：“上大学机会难得，无论如何你都不要輕易放弃。”

“我不是輕易放弃，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放弃的。”

“你不要担心我。”

“我就是担心你。”

“只要你不甩掉我，我马上去上大学。”

“你骗我，”项茹梅说，“上大学是要推荐的。你们队根本就没有推荐你，就是推荐你，公社也不会‘集中’到你。”

“是不会推荐到我，”欧阳健说，“但我爸爸来信说了，艺术类学生还是要考试的。”

“真的？”

“真的，”欧阳健说，“最坏的结果是我考文工团，其实我考县上文工团没问题，只是我自己不想去罢了。”

最后，欧阳健当着王思蜀的面向项茹梅保证：只要你去上大学，我保证不会变心。

项茹梅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那一年春节，欧阳健回重庆探亲，来学校看项茹梅。

项茹梅把他带到自己的宿舍。彼时大学没有现在这般热闹，放寒假更没有什么人。那一次他们第一次知道异性的秘密，但是并没有知道全。几个月之后，当恢复高考欧阳健考上大学又回到重庆他们再次相拥的时候，才知道第一次其实并没有进行彻底，只打了一个“擦边球”。

## 六

恢复高考，部队需要的各种人才有了更科学的正规渠道，当年被特招来的人要分流出去。对于一般的文艺兵，直接转业。对倪和平这